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四編 第4冊

閨閣傳心 ——《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

李栩鈺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 編

曾 永 義 主 編

第 4 冊

閨閣傳心
——《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

李 栩 鈺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閨閣傳心——《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李栩鈺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序 6+ 目 2+15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編；第 4 冊）

ISBN：978-986-254-753-3（精裝）

1. 明代文學 2. 女性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8

101001729

ISBN-978-986-254-753-3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編 第四冊

ISBN：978-986-254-753-3

閨閣傳心——《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

作 者 李栩鈺

主 編 曾永義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32 冊（精裝）新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閨閣傳心
——《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

李栩鈺 著

作者簡介

李栩鈺，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現職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領域：女性文學、明清文學。授課科目：《紅樓夢》與藝術人生、古典小說的藝想視界、明清文學與小品人生。專著：《河東君與柳如是別傳》、《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不離不棄鴛鴦夢》。與林宗毅合編：《中國文學名篇選讀》、《2009 秋·百家藝談》、《2010 春·百家講藝》、《紅樓·文化記藝》。

提 要

明清文學與女性文學是近年來學界所津津從事、關切的研究論題，本書藉由《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的研究，縮合了這兩者。全書前三章重述與探究葉氏家族母女作家生平經歷及其作品，敘錄《午夢堂詩文集》版本流傳，四、五兩章從主題、意象塑造與女性經驗描寫等方面，實踐了女性觀點為中心的批評，指出《鴛鴦夢》一劇為「家族療癒」的代表作，既是女性書寫，也是在書寫女性，迥別於傳統男性觀點的探討。

本論文 1997 年里仁書局初版後，1998 年中華書局出版冀勤點校《午夢堂全集》，大陸地區政府單位開始蒐集午夢堂文化遺產、2000 年保護午夢堂遺存、成立午夢堂紀念館。本研究可謂具體個案彰顯明清才女文學成就，於學術新視域有開闢之功。

序 一

陳萬益

多年前，我在「晚明小品研究」的課堂上，提醒同學注意晚明社會思潮變遷的一個重要現象：兩性關係的鬆動，包括感情、婚姻、性愛以至於女性形象的活躍，在文學作品中都有具體而廣泛的反映。譬如：《西廂記》雖然早已流行，卻在萬曆、崇禎時期，由眾多選家的評點刊刻，真正獲得護者的擁抱；湯顯祖在《牡丹亭》中塑造了象徵青春生命的杜麗娘，她出生入死，由死復生的愛情追求，雖然違背常理，卻深深感動了被禁錮的心靈；馮夢龍編輯了大量的山歌和情史，赤裸裸的把古今情愛故事與詠歎呈現給廣大民眾，宣示「情教」、衝擊「禮教」；而更驚世駭俗的色情寫作，由《金瓶梅》開啓，已成為時代風尚；才子佳人小說雖然多不能擺脫「求偶必經考試，成婚待于詔旨」的模式，婚姻以愛情為基礎的理念，則已實際滋生。至於明末清初的名妓與名士的交往，如：柳如是與陳子龍、錢謙益，李香君與侯方域等，為人所豔稱，也更突顯女性的傑出，於鼎革之際，不讓鬚眉。流風餘韻，由明末到清初，尋常百姓家的陳芸在《浮生六記》裡留下令懷想的形象，曹雪芹則在《紅樓夢》中痛斥男人濁物，而用大筆墨為閨閣中靈秀的女性塑像……這是一段中國文學史上充滿異端思潮的時代，也是文學舞臺上女性生命活躍的時期，而在正統的男性中心的視野中，尚未好好正視的段落，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應該好好在世界性的女性主義思潮中，借鑒西方，投注心血加以研究。

李栩鈺是當時的學生之一，「閨閣傳心——《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是她認同我的看法之後，從事晚明女性文學研究的第一階段的成果。

《午夢堂集》是明朝遺民葉紹袁於崇禎年間所編纂的一部葉氏家庭成員的作品合集，除本人作品外，包括妻子沈宜修、女兒葉紈紈、葉小紈、葉小

鸞、兒子葉世僑、葉世佺、葉世俗等人的創作，及沈宜修輯選的當代女性作家的作品集。這樣一部全家合集的書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極其少見的，而葉小鸞、葉紈紈以璀璨的才情卻不幸早夭，沈宜修也在子女相繼變故，哀痛過度，四十六年華即與世長辭；葉紹袁則在天崩地裂的鼎革時期，出家作方外遊，以《甲行日注》日記體的文字記錄了這一個文學家庭的家恨國仇、跼天瘠地的悲憤。葉氏一生雖乏豐功偉業，《午夢堂集》雖然沒有超卓的文學成就，明末清初以來，不乏讀者的青睞，從文人筆記不斷傳述葉氏家族的遺聞軼事，甚至以小說、戲曲形式演述，其人其書，一直流傳於天地間。

栩鈺看上了《午夢堂集》，窮盡心血，搜尋各種版本，跨海結識了大陸的有心人——冀勤女士（點校全集，中華書局 1998 年出版）。復鈎勒比對了各種版本的異同，所作「版本敘錄」就是《午夢堂集》的流傳史。在文集中，她只選擇女性作品作為研究範疇，就是基於前述對晚明女性課題的興趣，雖然如此，《午夢堂集》中收錄的葉氏父子與其妻女親情的文字，涉及女性生活，自然也在論述之中。她主要探討這些作品的創作主題，及其文學意象的塑造和女性經驗的描寫。綜合來看：葉氏母女藉文學的酬唱得到女性情誼的慰藉與滿足，然而貧病死亡的悲劇不斷發生，則又陷於哀悼窮愁的情境，宗教的祈願與夢境的投射都是苦難的象徵；至於由「莫作婦人身，貴賤總之愁」（沈宜修詩句）的女性意識與女性經驗的書寫，固然還都是相當傳統的表現手法，當代的女性固然無法認同，卻更應予以同情的省視。栩鈺在文末對於傳統評價提出商榷，對於所謂「筆力略孱弱，一望而知女子翰墨。」的偏見，表示不滿，正是新時代新觀點的證言。

女性文學的研究已經成為國際性的顯學，晚明與清初變革時代的女性課題也已經在海內外舉辦過多次的學術會議中，獲得相當的進展。栩鈺將其研究晚明女性文學的初步成果付梓，以為學界觀摩，並以自勵。此書在其寫作期間，我對她治學的熱誠深有所感，並且分享了她學疑解惑的樂趣，特於成書之際，草此短文，以誌因緣。

陳萬益序於清大中文系研究室，民國八十六年元月

非關午夢堂

王安祈

栩鈺，里仁書局（按：本書 1997 年初版為里仁書局發行，2012 年修訂版為花木蘭文化出版社）願意出版妳的碩士論文，對於妳這樣一位認真用功的青年學者而言，真是一項莫大的鼓勵。身為妳的老師，雖然不曾指導論文，也深深覺得與有榮焉。本應該「興高采烈」的為妳寫序，但是我卻決定以悼念張敬（清徽）老師的文章來代替序文。栩鈺，妳一定會覺得很意外，但是我相信，如果妳聽了我的解說，應該會能接受的。

做這樣的選擇，當然和我個人近來的情緒有關。清徽師於元月四日病逝以來，我的思緒始終不得平靜，經常回想起當年在臺大的種種以及師友間的往事：文學院、第九研究室、二十三教室、曾老師、芳英學姐、還有較清徽師更早逝去的翔飛姐。這些人與事都是妳和妳的先生宗毅極為熟悉的，那濃郁的文化氛圍更是宗毅的學問養成之所。我到清華任教已十年有餘了，這裏的一切和臺大頗為不同，水清木華、綠意盎然，卻常是沉寂一片；沒什麼複雜的人事糾葛，也沒有足以關心動情牽腸扯肺的深交厚誼。我在個人的研究室裏構築起一片豐盈自由的小天地，十年如一日，怡然自得，也清淡如水。清徽師之仙逝觸動了我對往昔生涯的種種懷想，包括臺大的文化氣息，也包括中文系的師生倫理，這一切離我已有十年之久了。栩鈺，妳在清華讀了七年書，同時又跟著宗毅成了半個臺大人，我對今日之悠遊與對往昔之懷想，這番心境，妳必能體會吧？

其實我們的關係是很複雜的，妳當然是我的「正規」學生，從大二起就上過我的詞選、曲選、明清傳奇，而我在教妳的時候同時也教到了那時還沒露過面的宗毅，妳經常拿一些很深的戲曲問題來問我，起初我很訝異，後來

才知道妳是在為宗毅找資料，宗毅那時正在臺大上清徽師和曾永義老師的課，而這兩位都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那麼宗毅該跟著妳叫我老師、還是該從老師那邊論關係稱我師姐呢？等我擔任了宗毅碩士論文口試老師後，身分似乎單純明確了些，而妳隨即又跟著他到臺大博士班去上我的老師的課，我們之間的關係又轉趨模糊了。

不過這種複雜的糾纏當然不只發生在我們之間，我跟我的老師曾永義就很難嚴分輩分。我的碩士論文以清徽師為導師，到了寫博士論文時，又同時請曾老師一同指導，而曾老師是清徽師的把手徒兒，那麼我和曾老師不也是「關係曖昧」嗎？不過我當然認定曾老師是我「嫡嫡親親」的老師（非但是嚴師，同時還是慈父，我結婚時還是由曾師代替已逝的父親攙我進禮堂呢！）而這麼一來，我不就該尊清徽師一聲「太老師」？妳和宗毅豈不成了曾師的徒孫、清徽師的第四代傳人了嗎？但妳的導師陳萬益的博士論文又是清徽師指導的，這份系譜到底該要怎麼排列呢？

這一大堆複雜的關係，反映的現象正是：清徽師桃李滿天下，「戲曲界的導師」當之無愧。我所教給妳的，正是以當年受教於清徽師的一切為基礎，我在教學時加入了自己的體會；而今你們也已為人師表，你們的教材中也一定有我們這幾代老師的心血和妳自己讀書的所得，教育不就是這樣代代相傳的繁衍增殖嗎？我教妳的以戲曲為主，而妳的論文在精通晚明文學的陳老師指導下，從事了跨越文類的研究、開拓了更寬廣更深遠的文化視野，學術的進步不正於此具體可見嗎？

在清徽師火化的那一刻，我和芳英姐握緊了雙手默默祝禱，曾老師在我們肩頭各自重重的拍撫了一下，淚眼模糊中，我轉頭瞥見了妳和宗毅二人也正以最凝肅的神情送著我們共同的導師。那一刻我具體的體會了薪盡火傳的意義，我決定要以原刊於《中華日報》悼念清徽師的文章〈一世情根繫北平〉當作這本書的序文，翎鈺，我想妳願意接受吧？讓我們一同來追憶先師，一同來體會那一個世代的心境，好嗎？

四日一早接獲玉蕙學姐電話，道清徽師只餘一口氣息了。由新竹匆忙趕到醫院時，十一點二十分整，老師已在三十分鐘之前大去。芳英、曉楓、玉蕙學姐已為老師洗淨了身子，換穿上平日最喜愛的紫色旗袍，曉楓姐臨時買了條豆沙紅枕巾給老師墊著，床前的粉紫花束，是中明二師兄安置的，大師兄中斌則默默唸誦著佛經。我們

在旁守護陪伴了四小時，沒有人想到下一步要怎麼做，沒有人想要移動老師、離開老師，我們只想靜靜的送老師一程，送她遠離病痛、遠離孤寂。

這是我第二次看見中明師兄，第一次距今已十七年，是師丈的大殮之日。那天老師一直強作鎮定，偶而還向我們叨念叨念。而當中明師兄數著師丈的舍利子時，在飛揚的煙灰和秋陽的映照下，我清楚的看見老師汗涔涔也淚涔涔。不知老師到底是以怎樣的心情送走師丈的，而今他們之間的一切，也已盡歸塵土了。王叔岷老師曾說：「林先生（師丈）是水滸中人，而清徽是紅樓夢裡的。」當我們追問清徽師最像紅樓哪家女子時，叔岷師未再多言，而我等自能會得其意。

老師是這樣的真心直性，脾味不投者不願相往來，任何人只要言談神色之間稍欠真誠，老師便不能隱忍而必欲以言語激之。老師的言談風格是屬於北平的，北平人說話從咬字捲舌到遣詞用句都客套婉轉，但盤旋迂迴中自有其鋒銳的傷害力。這種以近千年京都文化為底蘊所培養成的習氣，任誰也無法憑空學來，更何況老師在北平風調之外，更還有由個人性情及生活經歷所積累而成的特殊氣性。這獨特的語言格調，有時確實會令人消受不起，但是在這清濁不分的時代裡，能存此真性情且直抒其情者又有幾人？老師特別愛看丑角兒戲，大概和小花臉多用辛言辣語嘲諷人情有關吧。同時，丑角在冷眼看盡世情之後轉以突梯滑稽之姿遊戲人間的態度，或許也是老師所喜愛甚或嚮往的生活方式吧。

不過老師終究是看不開的，她只是常說俏皮話，其實一點也不能以遊戲的態度面對人生。姜白石的「萬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詞句，是老師特別喜歡講述的，其實也正是她一生的寫照。種種難言的羈絆糾纏，老師從不明言，卻總將一切遺憾慨嘆指向遙遠渺茫的北平，北平似為老師一世情根之所繫。開放大陸探親後，老師以垂暮羸弱之軀踏上了返鄉之路。對於老師的夙願得償，我們這些弟子們其實是擔憂超過高興，她老人家禁受得起四十年時空變異的衝擊嗎？果然老師歸來後所寫的〈還鄉曲〉劈頭即說道：「盼到

還鄉不見鄉，還鄉事事斷人腸」！巍峨宮牆、長城萬里，乃至於琉璃廠的翰墨書畫古董文物，都是老師文學藝術的涵融、浸潤、養成之所，而今卻是「城郭人民皆非是，飲食起居少舊章」，四十年來朝夕思念的兄弟，「八日匆匆悵來去，相見茫茫別茫茫」，而最深沉的哀痛還在於：「我在異鄉爲異客，還鄉視我猶異鄉」！

返鄉歸來，老師更加蒼老衰弱，終日慙慙不肯進食，連俏皮話都少了。入院治療之後，我每次前往探視時渴望能再聽到老師的幽默語，甚至想聽她罵罵我、數落數落我。可是老師已不再言語，也始終不睜開眼睛，只有在我撫摸她的額頭時，淚水會自眼角流下。老師選擇沉默來面對她生命的最後一段路，而在這段無言的日子裡，竟然還有一次奮力的高呼。那是被玉蕙姐推著去作檢查時，行經醫院大廳，老師突然用盡了全力不斷呼喚著「清常！清常！」清常是老師弟弟的名字，身在北平。在油盡燈枯之際，我不知道老師心裡在想些什麼，或許只剩下了北平。而清徽師逝去後，以北平爲文化修養長成之所的那一個世代，也已隨之而去了。

王安祈序於清大中文系研究室，民國八十六年元月



目 次

序一 陳萬益	
序二 非關午夢堂 王安祈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回顧	2
第三節 本論文進行之方式	3
第二章 《午夢堂集》作者及其時代背景	7
第一節 葉氏家族成員及其生平	7
第二節 葉氏家族所處之時代背景	10
一、江淮地區文人結社之風	10
二、葉氏家族與當時文學界的互動關係	11
三、女性作品編選風氣的影響	14
第三章 《午夢堂集》之內容及版本	19
第一節 《午夢堂集》之內容及卷名釋證	19
一、葉氏母女及其他女性作品	21
二、悼亡作品	23
三、其他作品	26
第二節 《午夢堂集》之版本源流	27

第四章 《午夢堂集》主題探討	31
第一節 女性情誼的唱和酬酢	31
第二節 葉氏母女的嗟貧悼亡	40
一、窮愁貧病的生命況味	40
二、銜哀致誠的真情悼亡	44
三、宗教信仰的依託超越	48
第三節 女性願望的夢境投射	50
第五章 《午夢堂集》的意象塑造與女性經驗描寫	57
第一節 女性作品的意象塑造：梅花	57
一、賦性多愁的沈宜修	58
二、逃虛絕俗的葉紈紈	62
三、幽姿仙質的葉小鸞	63
第二節 女性經驗描寫：臨鏡	64
第三節 女性經驗的書寫傳統	70
第六章 餘論	77
第一節 《午夢堂集》的傳統評價商榷	77
第二節 《午夢堂集》之餘韻	80
附錄	85
附錄一 葉氏家族事蹟表	85
附錄二 《午夢堂集》版本敘錄	93
附錄三 葉小紈《鴛鴦夢》析論	101
參考書目	121
附圖	13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晚明文學之研究近幾年來頗為時賢所津津從事，而在蓬勃的研究成果之外，身為一個女性學者，對於下列問題，特別引起我的興趣和思索：晚明的這段時期，女性文學作品的編選比之從前，風氣漸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云：「閨秀著作，明人喜為編輯。」〔註1〕那麼在為人所熟知的李贄、徐渭、湯顯祖、公安派、竟陵派等各領風騷之外，是否婦女也有嶄露她們才華的機會？尤其在這講求性靈的時代，她們將展現何種思想、感情？傳統文人對她們的評價如何？我們又將持以何種繩尺批評？

基於這樣的前提，筆者決定從晚明這個時代選擇一個專題研究，廣泛閱讀之後，發現文學史上多的是父子、兄弟作家，或少數兄妹作家，此類在明清世家大族中亦不乏見，〔清〕沈德潛《吳江沈氏詩集錄》曾援舉數例云：

古人父子能詩者，如魏征西之有丕與植，庾肩吾之有信、蘇，許公之有頤為最著。兄弟則如應瑒、應璩，丁儀、丁廙，陸機、陸雲；至唐之五寶，宋之四韓，稱之尤盛焉。而杜審言之有甫，則祖孫并著；王融前後四世有籍，則祖及孫曾，俱以詩名於時。〔註2〕

然而以女性群體著稱者幾不可尋，而令人欣喜的是晚明江南卻有一個文學家

〔註1〕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三·集部四十六總集類存目三〈名媛彙詩〉條。

〔註2〕 引自李真瑜〈明清吳江沈氏文學世家略論〉一文，載《文學遺產》，1992年第2期，頁71。

庭，是以母女閨秀聞名，包括母親沈宛君、長女葉紉紉、次女葉小紉、三女葉小鸞，一門聯珠，唱和自娛。且父親葉紹袁又將家族的作品合刻為一集，名為《午夢堂集》。

由於以往對於女性文學史的研究，歷來以「點」為研究的，大都止於眾所熟知的薛濤、魚玄機、李清照、朱淑真、柳如是、陳端生……。但單純對個別傑出才女的重視與研究，事實上是無法替代對中國古代婦女文學整體面貌的認識與把握的，更何況，了解才女們之創作生涯，探究她們的感情世界，無疑也是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必要組成部分。冀勤女士〈葉氏一家及其《午夢堂集》的流傳〉中即指出：

《午夢堂集》便是葉紹袁於崇禎九年（西元 1636 年）為其妻女等人所精心編輯的一部詩文全集。其中包括葉紹袁夫人及其子女的詩詞集七種，其他選集兩種，餘為葉氏本人之作，共保留了近百人的作品，對研究晚明社會和文學、人情和習俗，自是一份珍貴的資料。

〔註 3〕

基於相同的體認，便擇定《午夢堂集》為探討對象，進行各章節的析論。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古代女性的創作一般來說，藝術性方面的價值也許比不上男性作家整體的光采，然而這些終不該成為將其遺忘的理由。故筆者以女性讀者的立場來從事女性作品探討，若能為女性作品作持平之評價，使女性作品在文學史上得到應有的地位，不僅可以補足文學史上的缺漏與不足，更可以持公開公平的立場建立女性文學史，亦即清代才女王端淑所謂之「以閨閣可否閨閣，舉其正也。」〔註 4〕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回顧

關於《午夢堂集》的研究，1997 年前僅有冀勤女士發表於《文獻》季刊西元 1990 年第 3 期的〈葉氏一家及其《午夢堂集》的流傳〉、西元 1993 年第 3 期〈關於《午夢堂集》及其佚文〉，以及同期的鄧長風〈關於葉紹袁家世資料的幾點補正〉三篇。前者對葉氏家族的生平做了簡單描述，又因其地利之便，掌握了不少版本，列了簡表以利比對，可供讀者對版本流傳做一番檢視。

〔註 3〕 見《文獻》，1990 年第 3 期，頁 253。

〔註 4〕 見王端淑評選《名媛詩緯初編·凡例》。

再者，冀氏從其他選集中所輯出的葉氏家族作品，也是可資研究的材料；後者則針對前者予以補正，著重在葉氏家世資料方面。而兩者對於作品的分析則付之闕如。職是之故，筆者欲以此為基礎，再作擴充修正，目前以筆者所見資料增補其版本簡表，詳見〈附錄二·《午夢堂集》版本敘錄〉，並製成〈附錄一·葉氏家族事蹟表〉。^{〔註5〕}

再者，葉紹袁本身的著作《自撰年譜》、《續譜》、《別記》、《甲行日注》，合為《葉天寥年譜》，相關之研究論文甚少，而對葉氏母女的專門研究，最早成專篇論述的則僅八木澤元的〈葉小紉〉（收在《明代劇作家研究》，頁475～525）及夏咸淳〈葉小鸞〉（收在《十大才女》，頁114～128），其餘資料則散見於各種女性文學史或輯著上，^{〔註6〕}筆者欲統合這些資料，再配合作品本身論述，以史為經，以文為緯，希望能達到全面且深入的探討。

至於葉燮，可說是葉氏子女中最為人熟知的，除重要詩話《原詩》外，還有《已畦集》、《已畦瑣集》等。雖然在姊姊葉小鸞、葉紉紉、母親沈宜修相繼去世時，年僅七、八歲，對當時母、姊行誼或許不太了解，但日後他亦為《午夢堂集》的傳刻盡了一番心力，曾輯《午夢堂詩鈔》，其中所新附之葉小紉的作品《存餘草》，也是不容忽略的參考資料。^{〔註7〕}

第三節 本論文進行之方式

本書最感困難之處，在於處理的材料是多人多作品的家族合集，最希冀

〔註5〕本表參考文獻理應包括《吳中葉氏族譜》，然據鄧長風一文表示該書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未及參見，暫付闕如。

〔註6〕如蘇之德《中國婦女文學史話》中有〈母女作家〉一篇，香港：上海書局，1963年11月初版，頁86～91。周宗盛，《中國才女》中有〈沈宜修痛悼愛女〉，臺北：水牛，1986年7月3版，頁249～265；他的另一本《詞林探勝——其人、其事、其詞》中有〈絕世才女葉小鸞〉，臺北：水牛，1992年11月2版2刷，頁289～298。戚宜君，《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第四冊中有〈沈宜修母女貌美才逸〉，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5月初版，頁205～210。另有孫康宜教授指導的學生所寫的英文報告：Wang, Chung-lan. "The Tz'u Poetry of Shen I-hsiu, Yeh Wan-wan, and Yeh Hsiao-luan." Term Paper, 1990.

〔註7〕歷來研究葉燮者多著重於其《原詩》對詩歌理論的整理與闡發，涉及其詩文作品的研究並不多，國內也未見有何圖書館藏有《已畦集》，筆者根據八木澤元《明代劇作家研究》的提示，知道日本內閣文庫有其全集，並附《午夢堂詩鈔》，《存餘草》也在其中（本人所見《存餘草》為冀勤女士手抄贈本，係抄自北大圖書館藏本）。

的是有一個核心問題來引導論文寫作。針對《午夢堂集》的內容，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是葉紹袁為逝去的妻女編撰的紀念集，集中作品可大致分為三類：

- 一、葉氏母女的作品：沈宜修《鸚吹集》、《梅花詩》；葉紉紉《愁言》；葉小紉《鴛鴦夢》、《存餘草》；〔註8〕葉小鸞《返生香》；沈宜修輯當時婦女作品《伊人思》。
- 二、子女親友的悼祭文章：世佺、小紉等哭母哭姐之作《妃雁哀》；當地婦女名媛悼亡之作《彤奩續些》上卷；葉紹袁《秦齋怨》、《彤奩續些》下卷、《窈聞》、《續窈聞》、《瓊花鏡》。
- 三、兩位愛兒的遺作：葉世倂《百旻遺草》、葉世倬《靈護集》。

整部文集的焦點是在葉氏母女身上，所以，本書便提出「女性作品」為探討的核心。

一般對「女性作品」的定義，就作者身分而言，是指專由女性作者所寫的作品，內容或許有關、或許無關於女性意識，但是因為是女性自己的作品，所以稱為「女性作品」。另一種則是就題材而言，即作品中以女性為重心，敘述的是女性專有的感情、意識及其生活世界中的一切，而此處作者不必限於女性，男性作家的女性論述也可包含其中，都可以稱為「女性作品」。毫無疑問地，由葉氏母女及當時附近地區婦女名媛所寫之作必然屬於第一種定義的女性作品。另外，值得思考的是：由男性親友對薄命紅顏所寫的悼亡作品能不能做為研究參考的資料呢？今人馬積高在其編選《古今哀祭文賞析》序文中表示：

人們在面對死去的親朋好友或所敬仰的人時引起的思想感情往往是非常複雜和強烈的，死者的整個一生及其與作者的關係都會全部呈現在作者的面前，引起作者理性上的思考和感情上的激盪，所以，除了少數奉命作的官方的文字和某些應酬性的文字外，凡出自作者真情實感的哀祭文大都有著某種激動人心的內容，被哀悼人的平生遭遇、事業不平凡或與作者的關係特別密切，則激動人心的內容往往就更多。它們不但能讓我們看到人的豐富的感情世界，往往還可以引起我們對人生價值和人際關係的深沉的思考。

〔註8〕小紉因享年較久，其作品並不在《午夢堂集》初刊之列；但後刊之版本皆收，以符家族合集之義。